

北醫

耳鼻喉科的拓荒者

——李宏生教授

學經歷

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士
大阪醫科大學 耳鼻喉科醫學博士
台大醫學院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
台北醫學院 耳鼻喉科教授、主任
醫學系主任
附醫副院長、院長

從民國六十五初進入北醫附設醫院耳鼻喉科，到民國八十二年退休，李宏生教授將近二十年的人生韶光奉獻在這塊土地上。

當時做出加入附醫拓荒行列的決定，對剛自日本學成歸國的李教授而言，的確經過一番掙扎。「對大多數的台大畢業生而言，離開台大都是他們生涯上一個痛苦的掙扎與抉擇。好像一隻脫了殼的螃蟹，突然失去了保護，變的那麼擔心受到傷害及不自在。」李教授在他的退休演講會上這樣描述他最初的心情。然而一旦決定接受這個挑戰，他便

全心全意地投入。附設醫院在創建初始，人員、設備條件非常不足，「我到北醫任職的第一天，看到北醫的廬山真面目時，整個人都愣住了！因為我只看到一棟六層建築物的空殼，裡面可以說完全沒有裝潢，電力系統只有插座卻沒有電。」但李教授憑藉著熱忱與毅力，突破各項困境，使得北醫耳鼻喉科業績蒸蒸日上，遠近馳名，成為當時北醫的三大科之一。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是他獲得夫人的支持，將北醫薪水完全用於教學、研究、以及添購手術器械，作為提昇北醫耳鼻喉科的醫療水準之用。這樣的慘澹經營，為北醫耳鼻喉科扎下根基，使北醫耳鼻喉科終能在醫學界展露頭角，爭得一席之地。

李教授在學院董大成院長及江萬煊院長任內，擔任附醫院

採訪 / 李宗緯、陳柏好
李政璋、田金佩
撰稿 / 楊如燁、李政璋



長長達七年，他曾說過：「長達七年的附設醫院院長工作，是我從事醫學生涯中最值得回味懷念的日子。」實際上，在那七年之中，附醫也在他的率領下，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。他投注大量心力，大力整頓附醫，



充實醫療設備，延聘優秀醫療人員，改善醫療品質，建立人事、會計制度，清理財產並編訂財產目錄、完成法人登記等等。民國七十四年，就在他擔任院長兩年後，附醫由三級教學醫院經評鑑升級為二級教學醫院。民國七十五年江萬宣教授繼任學院院長後，極力推動附設醫院之擴建計劃，但限於財力，原規劃設計之病房大樓只有四層，當時身為附醫院長的李教授力排眾議，認為北醫校地寸土寸金，應充分發揮經濟效益，且評估北醫未來的發展，應改變設計，成為今天地上八層地下二層的風貌。對於這樣的高瞻遠矚，李教授絲毫不願居功。「這不是我的功勞。附醫新大樓的擴建是由董事會、江萬宣院長、及學院裡各單位的支持而興建。光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會成功的，一定得需要好幕僚相輔相成，事情才會完美、順利。」「我呢，說到成就也不算成就，只是帶領北醫

到某些領域當中，盡了自己絲微的力量，這並不是貢獻，只是為了北醫做點小事情，這樣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當擴建定案後，李教授毅然辭去附醫院長之職，以年僅 60

歲提前退休。他以他所熱愛的棒球為例，「一個想要永久存續的教育事業，必須要像一支棒球隊一樣，每棒能確實負起應盡的職責，才能使隊伍攻無不克。」「北醫的經營必須像棒球隊一樣，一棒接一棒，才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醫療界繼續生存下去！」為了理念，他讓出了院長及主任的職位，提拔後進升遷，儘早培育接棒者。在一齣戲正上演到高潮時，主角卻自願退居幕後，這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和他認識至少有四十年的台大耳鼻喉科教授徐茂銘便說：「一個人不戀棧是很不容易，而又會栽培後進的人，則更難。我對他的做法，非常欽佩。」退休之後，李教授反而更

有時間用於研究及臨床服務，他遠赴日本繼續講學行醫，並且仍繼續有傑出的論文發表於著名的國際性專科雜誌上，前年更受世界最具權威之醫學出版社 Saunders Company 邀請，負責執筆企劃出刊的「中耳炎手術特集」中的第一章。他勸勉我們：「俗話說：『活到老，學到老』，這些都需要熱忱與挑戰，沒有了這些特質，自己就會敗下陣來，因此熱忱與挑戰是成功的兩大支柱。我把『挑戰與熱忱』送給各位，人生有了挑戰，才會有磨練，有了磨練才會成長，有了熱忱才會堅持下去，而終究成功，祝福各位！」

李教授雖然是台大畢業生，但他一直以作「北醫人」為榮。「台大生我而北醫則育我，使我在各方面更趨圓熟，也是我發揮生命光與熱的地方。」他在言談之間流露出對北醫的感情，一如母親對待子女般深厚。「北



醫由於校地小，亟待開發，因此一些軟硬體要盡量充實。」「人才的培育、財物的健全化，往這兩方面發展，附醫的前景或許會更美好」「雖然我們與台大等醫學院仍有一些距離，人力又不夠，但是大家一步一步慢慢來，到國外多吸收新知識、新技術，增加人力素質，朝向醫學中心邁進，一同加油！」不論談到什麼話題，李教授總念念不忘叮嚀我們，要同心協力合作，使北醫的未來更美好。母親對子女的殷殷期許，總伴隨著恨鐵不成鋼的遺憾。「北醫附設醫院的成立甚早，比現在的長庚、國泰都先成立。但很明顯的，我們今天在規模上，及社會上的評價卻不如他們。也許大家會認為他們有財力雄厚的財團支援，但我個人認為，缺少一個有經驗的醫院管理階層才是重點。」「我們今天感嘆『長庚能、國泰能，為什麼我們不能？』若不及時努力從事改革，十年後我們要感慨的也許是『大家都能，為什麼北醫不能？』所以改革永遠不嫌晚，只怕我們遲遲缺乏行動！」

如果北醫是隻球棒，我們正是那一顆顆準備被打擊而出的球，盼望我們能飛的又高又遠，再重新歸隊，擔任接棒的選手。